

THE SORROWS OF EMPIRE

BY
CHALMERS JOHNSON

帝国的悲哀

黠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

[美] 查默斯·约翰逊
著

任晓 张耀 薛晨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THE SORROWS OF EMPIRE

BY
CHALMERS JOHNSON

帝国的悲哀

黠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

[美] 查默斯·约翰逊
著

任晓 张耀 薛晨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的悲哀:黠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美)约翰逊
(Johnson, C.)著;任晓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The Sorrows of Empire

ISBN 7-208-05665-X

I. 帝... II. ①约...②任... III. 政治-研究-美国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3404 号

责任编辑 湛 嘉

封面装帧 王晓阳

· 东方编译所译丛 ·

帝国的悲哀

——黠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

[美]查默斯·约翰逊 著

任 晓 张 耀 薛 晨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4 字数 276,000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5665-X/D·975

定价 24.00 元

译者序

美国是一个“帝国”吗？我们应如何理解当今世界的“美利坚帝国”？这对于世人实在是一个大而重要的问题。

冷战终结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进入了冷战后时代，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2001年9月，在美国国土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在美国政策制订者看来，以9·11事件为标志，美国进入了“后冷战后时代”(post-post-Cold War)。^①大体上由于相同的原因，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关于“新帝国”、“帝国般的美利坚”、“美利坚帝国”、“新罗马”等等论述迅速升温，大有如火如荼之势。

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式的现象。一方面，美国实行共和政体，并不存在帝王以及相应的政制；另一方面，美国又拥有帝国般的实力和影响力，表现出帝国式的行为方式。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大概正是存在这样一个悖论，促使法国人雷蒙·阿隆早在1975年就给他关于美国和世界的书起名为《帝国

^① 据称，鲍威尔国务卿喜欢讲“后冷战后世界”，见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理查德·哈斯2002年4月22日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Defining U. S.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ew York, April 22, 2002,哈斯并就此进行了阐发。

式共和国》。^①1987年,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就已直截了当使用了“美利坚帝国”(the American empire)这一名称。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利坚合众国就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中心。然而,20世纪后期的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帝国之中。^②

实际上,还在9·11发生之前,关于美国是不是帝国的谈论和辩论就已经开始了。与美国防务部门关系密切的一些保守派智囊人物认为,美国确实正在以一种帝国主义的方式行事。在他们看来,尽管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与它们相似,美国现在是一个民主帝国或者说自由帝国。虽然它并没有攻占别国领土,也没有建立殖民统治,但是它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势力在全球越来越占统治地位。有许多人不会公开谈论这一问题,因为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这是令人不舒服的事。故而他们使用了像“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这样的代名词。但是无论人们喜欢与否,它现在已经是美利坚帝国了。实质性的问题不是我们会不会成为一个全球霸权国家,而是我们将是哪一种霸权国家。^③不久,9·11事件发生并造成强烈震撼,美国迅即作出反应,高高地祭起反恐大旗,抢占道德高地,并立即发动了一场反恐战争,欲化危机为转机,趁势推进帝国事业。于是,关于“美利坚帝国”以及“世界需要新帝国主义”^④等等论

① Raymond Aron, *The Imperial Republic—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1945—1973*.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5.

② Walter Russell Mead, *Mortal Splendor: The American Empire in Trans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7, p. 3.

③ “是不是帝国? 围绕着美国作用问题的一场辩论正在悄悄进行”。《华盛顿邮报》2001年8月21日。

④ 马丁·沃尔夫:“世界需要新帝国主义”。英国《金融时报》2001年10月10日。

述也由原先的“悄悄进行”而变为公开地登堂入室了。

这些论述的基调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肯定式的（譬如，有人对此的反应是：“帝国？为什么不？”）；另一种则是否定或批判式的。2003年出版、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帝国的悲哀》是其中批判性的一种。

查默斯·约翰逊1931年生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195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并于1957年和1961年分别获得该校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便任教于加大伯克利分校。期间约翰逊发表了可观的学术论著，成为东亚政治领域的著名学者。约翰逊学术生涯的前期以研究中国为主，代表著作有《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权力：革命中国的兴起，1937—1945》、《革命与社会体系》和《革命性变迁》，以及《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主编)等。后来约翰逊的研究更多地转向日本，这方面的著作包括《日本公共政策机构》、《日本：谁统治？发展导向国家的兴起》、《产业政策辩论》(主编)等。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1982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一书。

这部专著是一项关于1925年至1975年间日本产业政策发展的研究。它把重点放在日本战前、战时以及战后政府与产业界的关系上，深入分析了通产省在制订和执行日本的产业政策、推动日本工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内在机制，认为通产省是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领航”机构。约翰逊认为，在一个由国家领导的、追求高度经济成长的社会系统里，最根本的问题是政府部门与民间企业的关系。在他看来，日本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工业国家模式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政府与私人企业紧密结合，集思广益，共同朝着发展的目标努力。在高成长时期，日本式的政府与企业关系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官民协调关系。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导向国家”或“发展导向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论,引起学界的极大重视。《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不久即被公认为是该领域中的一部经典之作。

“发展导向国家”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曾为之深深着迷。为此还曾经与约翰逊教授通过一封信向他请益。其时,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UCSD)已建立了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IR/PS),并延揽约翰逊教授前往就任太平洋国际关系罗尔讲座教授一职。1989年初,美中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CIRSPRC)已应允向我提供资助,赴IR/PS做研究。本来这是一个极佳的学习机会,可惜后因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及随后中美关系恶化而终未能成行。后来听说,约翰逊在该校任教期间就如在伯克利时一样,个性极强而人际关系欠佳。而我的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之行也迟至1999年,即整整10年之后才得以去短暂访问。

两三年前我有机会再次见到德高望重、80多岁高龄而仍活跃的罗伯特·斯卡拉皮诺教授,他曾是查默斯·约翰逊的老师。席间我们谈到约翰逊教授,他对昔日学生的评语是“极为聪明”(very intelligent),我记得这话他说了两遍。同时,他对约翰逊不久前出版的《后焰:美利坚帝国的代价和后果》一书颇有保留,认为此书观点有失偏颇,也曾提及他这位过去的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的“problem”。这些跟我此前所听到和所获得的印象大体吻合。

1994年前后,约翰逊从UCSD荣休,并创办了对日政策研究所(JPRI)(用斯卡拉皮诺的话来说,属于“一人所”)。此后的约翰逊继续有学术作品问世,但其思想倾向和学术倾向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若用美国的政治术语来讲,似乎更多地往“左”移动(此词包含的要素之一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外交和防务政策),

他的文章出现在《国家》(The Nation)这样的刊物上。我清楚地记得,1999年贝尔格莱德发生美机炸馆事件后,我在网上读到他的文章,他怀疑炸馆事件是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无赖官员”们所为。就学术倾向而言,他的变化则表现为更多地关注当前世事,并发表见解,这明显地影响了他荣休后的学术研究。与往昔追根究底式的研究不同,这时期所写的作品更多地是对当今世界的观察和他作为一名学者的思考。代表性的作品即是2000年春发表的《后焰》,以及现在这本《帝国的悲哀》。这两部作品少了打破沙锅问到底似的学问探究,却多了对美国和世界大事的冷眼旁观和犀利剖析。

这本《帝国的悲哀》是以美国的黠武主义为批判对象和主题。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开始于作者作为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驻日美军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作者原先对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帝国也极少注意,直到1996年2月在对冲绳进行了第一次访问后(访问之前发生了驻冲绳的美军士兵强奸日本少女的事件),这一问题才引起了作者的注意。最初他也是把冲绳作为单一个案看待的。解决的办法似乎显而易见:关闭一部分基地,撤回数量相当的美军,减轻强加于冲绳人民的负担,扭转当地人们对美军的不满。但后来作者发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冲绳是一个典型的而不是独一无二的海外美军基地。美军驻扎在世界各地其实是一个现象,这些基地具有一些共性,例如都是征用当地最有价值的土地、驻扎该地的美军享有治外法权地位、永无休止的各种扰民事件等等。于是,作者决心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并将其视为美国黠武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本书中,作者用了一个强烈的字眼,即“militarism”。这个词在中文里常以“军国主义”来对应,但“军国主义”有其特定的涵义,通常指的是以军事的手段、

方式、目的统驭整个国家的思想和体制，用于美国这一个案似乎过犹不及，故本书中译本采用了“黠武主义”这一译法，似乎更为贴切和接近作者原意。

作者在本书中所要描述和批判的是美国黠武主义的成长、政府秘密性的加强和认为美国在世界上可以不受约束的思想。作者认为，9·11事件后这些现象在美国有进一步的发展，需要作出“一个诊断”甚或“一个解剖”。作者提请国人警惕，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四种悲哀将会降临到美国头上：

首先，将出现一个永久的战争状态，导致更多针对美国、随时随处的恐怖主义。较小的国家将更多地依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它们试图避免帝国主宰世界。

其次，在国内，民众将会丧失某些宪法权利和公民自由，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受到被以反恐的名义实施的各种国家机关的监控，公民权利和自由因而受到侵蚀。对这一趋势的反抗目前在政治上处于软弱无力状态。

第三，一个原本已经支离破碎的讲真话原则日益为一个刻意宣传、假消息和颂扬战争的体系所取代。

第四，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到军事行动和维持军事机器之中，社会其他方面的必要开支和投入将相应减少。某种意义上国家有破产之虞。

当然，约翰逊也说了这些都是趋势，并非注定如此或不可避免。约翰逊给出了他本人的评估，希望的是美国不要这样走下去。

很显然，这些论述与当今布什政府的论述迥然不同，这是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并非孤独的声音和批判。颇值得人们深思的是，美国这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并经由一定的渠道发出这些声音，由此而提供了在出错时纠错的可能。而

美国的政治体制也提供了在出错后纠错的机制。从历史经验看,美国持久的活力、美国在 21 世纪保持世界惟一超强地位的可能性、它进行自我调适的弹性和灵活性,都是人们不能不承认的。这些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本书由任晓、张耀和薛晨合力译出,其中任晓承担引言、第一、第十章和致谢、评语等,张耀承担第二、三、四、五章,薛晨承担第七、八、九章。我们特别感谢杨晓龙在我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之际翻译了第六章。全部译文由任晓校订。我们所供职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为这项工作的进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还就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请教了所内外的有关专家,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任 晓

2005 年 5 月 4 日

目 录

引言:美利坚帝国揭秘	1
第一章 新旧帝国主义	16
第二章 美国黩武主义的根源	42
第三章 走向新罗马	75
第四章 美国黩武主义的机制	112
第五章 军队代理人与私人雇佣军	155
第六章 基地的帝国	178
第七章 战争的腐败	220
第八章 伊拉克战争	255
第九章 全球化究竟怎么了?	301
第十章 帝国之悲哀	333
致谢	371

引言：美利坚帝国揭秘

我们国家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为善力量。

乔治·W. 布什总统

得克萨斯克劳福德, 2001 年 8 月 31 日

不同于地球上其他国家的人民, 大多数美国人并未认识到——或不想认识到——美国正通过其军事力量支配着世界。由于政府保密, 美国公民通常不知道他们的政府正镇守着全球这一事实。

我们的国家在别的国家部署着 50 万人以上的士兵、间谍、技师、教师、家属和民用承包商, 10 支左右的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巡弋于世界各大海洋。我们在本国领土外设有无数的秘密基地, 以监听世界上的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公民)相互之间在说些什么, 传真或电子邮件是些什么内容。我们环绕全球的军事和情报设施为民用工业带来了利润, 这些工业为军队设计和制造武器, 或履行合同规定的服务, 建造和维护我们遥远的前哨基地。这些承包商的一项任务是使不知情的帝国成员住好、吃好、玩得开心, 并提供好玩、负担得起的度假设施。美国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变得依赖军队来促销。比如在第二次对伊拉克战争的前夜, 国防部订购了 273 000 瓶国产防晒霜(防晒指数 15), 几乎是

其 1999 年订货的三倍,这对供应商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的控制供应公司及其分销商佛罗里达州代托纳海滩的太阳乐产品公司来说,毫无疑问是个飙升。¹

新的美利坚帝国的形成已颇有一些时日。其根源可回溯到 19 世纪初,当时美国声称整个拉丁美洲都是它的势力范围,并急急地扩大其领土,这是以牺牲北美原住民以及英国、法国、西班牙殖民者和邻国墨西哥的利益为代价的。很像同时代的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和沙皇俄国,美国人花了很大力气取代了北美大陆原住民的位置,并把他们的土地交给了新的早期开拓者。然后,在 20 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政府中一群具有自我意识的帝国主义者——很像一个世纪后的一群保守派,他们在“反恐战争”的掩护下试图推行自己的扩张日程——利用美西战争在中美洲、加勒比海诸岛、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播下了军事基地的种子。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的国家崛起为地球上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并自封为不列颠帝国的继承者。然而,尽管我们的一些战时领导人尤其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热情高涨,但美国人民却不。他们要求国家让军人复员,把全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充分就业和国内发展上来。然而,和平并未持续很久。冷战以及一种日益增长的信念,即至关重要的利益甚至国家的生存要求“遏制”苏联,把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非正式帝国,转变成了有史以来在和平时期拥有规模最大的军队和遍及世界的数百个军事基地的真正的帝国。

在超级大国对峙的近 50 年间,美国否认它的活动构成为一种帝国主义形式。我们的行动只不过是苏联“邪恶帝国”及其卫星国威胁的反应而已。只是慢慢地,美国意识到在我们国家,军队的作用在增长,行政部门——“帝王般的总统”——正在侵

蚀我们宪政共和国的民主基础。但即使是在越南战争和以水门闻名的滥用权力之时,这一意识也从来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使由冷战驱动的、从人民代表的权力向五角大楼和各种情报机构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权力转移发生倒转。

当1991年苏联解体时,美国遏制政策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我们的领导人已经变得习惯于支配着大半个地球,以至于放弃它的想法是难以想象的。很多美国人得出结论认为,他们“赢得”了冷战,因此值得享受帝国的胜利成果。一些意识形态论者开始宣称美国实际上是“好帝国”,在只有一个支配性大国的世界上应有所作为。他们称,实行裁军并把资源转到和平目的上,将构成旧式的“孤立主义”原罪。

在冷战后的第一个10年,我们采取了许多行动扩大我们的全球力量,使之永久化,包括在巴拿马、波斯湾、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哥伦比亚和塞尔维亚的战争和“人道主义”干预,同时,保持我们冷战时期在东亚和太平洋的部署不变。在美国人自己看来,美国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非正式帝国,毕竟,它没有殖民地,其大规模的军事力量部署于全世界只是为了维护“稳定”,或确保“相互安全”,或促进一个基于自由选举和美国式“开放市场”的自由世界秩序。

美国人喜欢说,由于“9·11”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世界变了。更准确的说法是,袭击给我们一些领导人的思维带来了危险的变化,他们开始把我们的共和国视为一个真正的帝国,一个新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巨人,不再受国际法、盟国的关系或对其使用武力的任何限制的约束。美国人对于为什么他们会受到袭击,或为什么他们的国务院开始警告他们不要到名单不断变长的各国去旅游,基本上还是懵懂无知的。(“为什么他们恨我们?”是在脱口秀上常能听到的,而最普遍

的回答是“嫉妒”。)但愈来愈多的美国人最终开始醒悟大多数非美国人已经知道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已经经历过的东西,即,美国是与它所声称的不一样的某种东西,事实上,它想成为支配世界的一个军事主宰。

美国人可能仍更喜欢使用委婉的说法,如“孤独的超级大国”。但自“9·11”以来,我们国家经历了一个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转变,也许事实是不可逆转的。质疑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突然变成了“非美国的”(un-American),更不用说对伊拉克的战争。或从总体上来说,“邪恶轴心”,甚至总统及其国防部长宣布容留了基地组织的约 60 个国家,是美国单边干预的公开目标。媒体使自己被操纵使用“清洁过”的表述,如“附带毁伤”、“政权变更”、“非法武装人员”和“预防性战争”,好像这些东西以某种方式解释了或证明了五角大楼正在做的事情。同时,政府正在作出艰苦的努力,以防止新的国际刑事法庭有任何机会针对美国官员提出战争罪行起诉。

本书是一本关于美利坚帝国的指南,因为它开始公开地展开其帝国之翼。其所及是全球的:截至 2001 年 9 月,国防部承认在美国之外至少有 725 个美国军事基地。实际上要多得多,因为有些基地属于租借、非正式协定或在各种伪装之下。自五角大楼作出上述宣布以来,又建立了很多新的。这一军事帝国的景象对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像廷布库图(Timbuktu)对 19 世纪的欧洲人一样陌生而奇异。在最近增加的基地中,有卡塔尔沙漠中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在那里,数千名美军男女生活在有空调的帐篷中。还有阿曼湾的穆沙拉赫海空基地,在那里,惟一的娱乐是“wadi 球”,一种介于排球和足球之间的球。这些海外基地包括 1999 年至 2001 年间在科索沃、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这种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建立的昂贵的、永久性的

驻地。美国的现代基地帝国也有其娱乐和休闲地点，很像英国统治印度期间的那些官员们在炎热的夏季为了休息和消遣所占用的印度北部的那些山中小镇。大吉岭、噶伦堡和斯里那加的现代对应地是阿尔卑斯山巴伐利亚一侧加米施的美军滑雪和度假中心，东京市中心的度假酒店，还有在全世界运营的 234 个高尔夫球场，更不用说 71 架利尔喷气机，13 架弯流和 17 架赛纳斯“奖状”豪华飞机用于把将军们送到这些地方。弯流的造价为 5 000 万美元，能搭乘 12 名乘客加两名飞行员，一名飞机工程师，一名通讯系统操作员和一名乘务员。

像昔日的帝国一样，我们的帝国也有其总督，在当前是高级军官，他们对东道国政府实行治外法权式的“美军地位协定”，确保美军部队士兵对当地居民所犯的罪行无需负责。我们军事化的帝国是一个具有独特生活方式的有形现实，但它也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网络，以 1 000 种不同的方式与美国的公司、大学和社区相联系，而又独立于日常生活中不为人们注意、直到最近才广为人知的“本土”。然而，甚至那种分离感也在消失——这个帝国改变着的性质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

例如，慢慢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国防部正在遮盖和取代国务院的地位而成为制订和管理外交政策的首要机关。我们现在向外国派驻比文职外交官、援助工作者或环境专家多得数不清的穿制服的军官——在他们被指派的国家这一点很清楚。我们的驻地每天都在传递一个信息，即美国更喜欢通过武力或威胁而不是通过谈判、商务或文化交流，通过军队对军队而不是文官对文官的关系来与别国打交道。这一点在布什总统 2002 年 6 月 1 日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被表达得清清楚楚，他称美国必须准备对多达 60 个国家发动“反恐战争”。“我们必须把战役带给敌人，打乱其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面对它们。”美国人必

须“在必要时准备好先发制人的行动以保卫我们的自由，保卫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已进入的世界中，通往安全的惟一道路是行动的道路。这个国家将采取行动。”

正如历史学家、肯尼迪总统的顾问小阿瑟·施莱辛格在“9·11”事件一周年时所说，“最近几个月最令人惊讶的事件之一是，预防性战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一个合法和道德的工具而被提出……。冷战时期，预防性战争的提倡者曾被当作一群疯子而遣散……。遏制加威慑的政策赢得了冷战。在苏联解体后，每个人都感谢上帝预防性战争的疯子们从未在任何一个大国掌权。而今天看来在美国掌权了。”² 他尤其指的是老布什政府时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当然，现在是副总统——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在五角大楼的亲信。文职和穿制服的黠武主义者最近一次接近于支配美国的政治生活，还是在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主导越南政策时。

像大多数并不积极介入军队事务的其他美国人一样，我对我们的军事基地帝国注意极少，一直到1996年2月我对冲绳这一我们实际上的军事殖民地进行了第一次访问后，我的态度才发生变化；自1945年以来，我们连续地占有这一日本小岛。我上一次与军队的接触结束于40年前——1955年夏天，我作为西太平洋的一名海军军官退役。1996年，在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一名船员强奸了一位冲绳少女之后，我应冲绳县知事大田昌秀之邀就我们的基地问题发表演讲。我访问了绑架和强奸的发生地金村，一个几乎完全被大型海军陆战队基地汉森营所吞没的地方。我离开时深为冲绳人的敌意和以下事实所困扰：没有任何美国的战略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在冲绳百分之二十最上等的土地上部署38个基地。

从为我们军队的使用需要而保留的无数海滩、高尔夫球场